

教育部
新编初中语文教材
拓展读书系

【九年级】

孤独之旅

曹文轩 著

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拓展读书系

课堂实录：知名专家和一线名师教你这样读

★李镇西★余映潮★叶开★张文质

联袂推荐

长江出版传媒 | 长江文艺出版社

教育部
新编初中语文教材
拓展阅读书系



孤独之旅

曹文轩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孤独之旅 / 曹文轩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9.2

(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拓展阅读书系)

ISBN 978-7-5702-0787-9

I. ①孤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93133 号

责任编辑: 陈彦玲 杨 岚

封面设计: 徐慧芳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油画: 张怀存(英国)

责任印制: 邱 莉 胡丽平

出版: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 毫米×970 毫米 1/16 印张: 13.5 插页: 1 页

版次: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36 千字

定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高端阅读指导委员会

(系各省教研员)

刘 华 (吉林)

王来平 (陕西)

冯善亮 (广东)

朱茫茫 (江苏)

申雪燕 (河南)

易海华 (湖南)

李祖贵 (湖北)

王中亚 (湖北)

张伟忠 (山东)

何立新 (四川)

杨 桦 (安徽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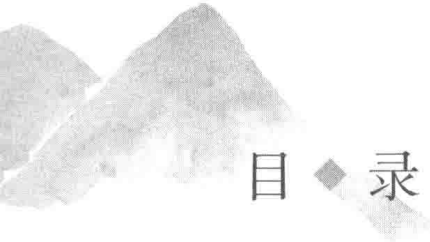
蒋红森 (湖北)

蒋玉萍 (广西)

刘宇新 (北京)

王佑军 (湖北)

梅 晴 (湖北)



目 录

小 说

孤独之旅 / 3

采芹 / 10

疯雨 / 16

琵琶(一) / 21

琵琶(二) / 24

歌王 / 28

坡 / 37

叉 / 46

网 / 52

诛犬 / 69

罗圈腿的小猎狗 / 83

小河弯弯 / 89

愤怒的浴室 / 96

停不下的毛毛 / 109

祖父 / 113

散 文

圣坛 / 127

圣河 / 133

背景 / 136

说“学府” / 141

天际游丝

——读卡尔维诺 / 146

春花秋月杜鹃夏

——读川端康成 / 163

闲话读书 / 175

荷 / 18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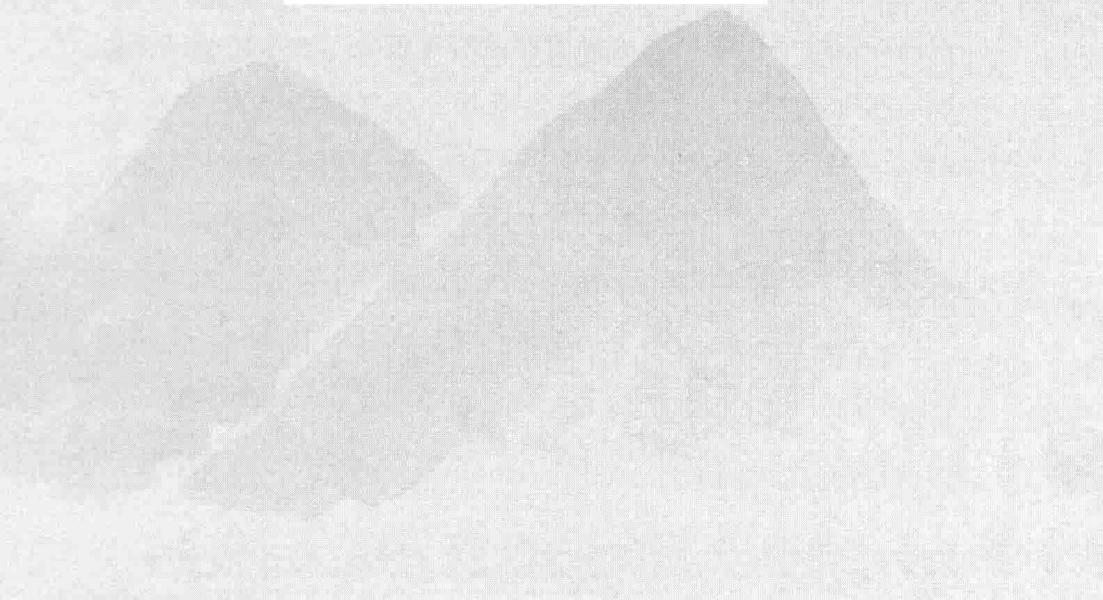
小沙弥 / 183

汤 / 187

关于名字的随想 / 194

《孤独之旅》课堂实录 / 赤壁镇中 周维 / 201

小
说





孤独之旅

—

油麻地家底最厚实的一户人家，就是杜小康家，但它竟在一天早上，忽然一落千丈，跌落到了另一番境地，杜家的独生子杜小康失学了，只好跟着父亲去放鸭。

小木船赶着鸭子，不知行驶了多久，当杜小康回头一看，已经不见油麻地时，他居然对父亲说：“我不去放鸭了，我要上岸回家……”他站在船上，向后眺望，除了朦朦胧胧的树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

杜雍和沉着脸，绝不回头去看一眼。他对杜小康带着哭腔的请求，置之不理，只是不停地撑着船，将鸭子一个劲赶向前方。

鸭群在船前形成一个倒置的扇面形，奋力向前推进，同时，造成了一个扇面形水流。每只鸭子本身，又有着自己用身体分开的小扇面形水流。它们在大扇面形水流之中，织成了似乎很有规律性的花纹。无论是小扇面形水流，还是大扇面形水流，都很急促有力。船首是一片均匀的、永恒的水声。

杜雍和只是要求它们向前游去，不停顿地游去，不肯给它们

一点觅食或嬉闹的机会。仿佛只要稍微慢下一点来，他也会像他的儿子一样突然地对前方感到茫然和恐惧，从而也会打消离开油麻地的主意。

前行是纯粹的。

熟悉的树木、村庄、桥梁……都在不停地后退，成为杜小康眼中的遥远之物。

终于已经不可能再有回头的念头了。杜雍和这才将船慢慢停下。

已经是陌生的天空和陌生的水面。偶然行过去一只船，那船上的人已是杜雍和、杜小康从未见过的面孔了。

鸭们不管。它们只要有水就行。水就是它们永远的故乡。它们开始觅食。觅食之后，忽然有了兴致，就朝着这片天空叫上几声。没有其他声音，天地又如此空旷，因此，这叫声既显得寂寞，又使人感到振奋。

杜小康已不可能再去想他的油麻地。现在，占据他心灵的全部是前方：还要走多远？前方是什么样子？前方是未知的。未知的东西，似乎更能撩逗一个少年的心思。他盘腿坐在船头上，望着一片茫茫的水。

四周只是草滩或凹地，已无一户人家。

黄昏，船舱里的小泥炉，飘起第一缕炊烟，它是这里的唯一的炊烟。它们在晚风中向水面飘去，然后又贴着水面，慢慢飘散。当锅中的饭已经煮熟时，河水因晒了一天太阳而开始飘起炊烟一样的热气。此时，热气与炊烟，就再也无法分得清楚了。

月亮从河的东头升上空中时，杜雍和父子俩已经开始吃饭。

鸭们十分乖巧。也正是在夜幕下的大水上，它们才忽然觉得

自己已成了无家的漂游者了。它们将主人的船团团围住，唯恐自己与这只唯一的使它们感到还有依托的小船分开。它们把嘴插在翅膀里，一副睡觉绝不让主人操心的样子。有时，它们会将头从翅膀里拔出，看一眼船上的主人。知道一老一小都还在船上，才又将头重新插回翅膀里。

父子俩都不想很快地去睡觉。

杜小康想听到声音，牛叫或者狗吠。然而，这不可能。

等杜小康终于有了倦意，才躺到船舱里的席子上。

以后的几天，都是这一天的重复。

这一天，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

这才是真正的芦荡，是杜小康从未见过的芦荡。到达这里时，已是傍晚。当杜小康一眼望去，看到芦苇如绿色的浪潮直涌到天边时，他害怕了——这是他出门以来第一回真正感到害怕。芦荡如万重大山围住了小船。杜小康有一种永远逃不走的感觉。他望着父亲，眼中露出了一个孩子的胆怯。

父亲显然也是有所慌张的。但他在儿子面前，必须显得镇静。他告诉杜小康，芦苇丛里有芦雁的窝，明天，可以去捡芦雁的蛋；有兔子，这里的兔子，毛色与芦苇相似，即使它就在你眼前蹲着，你也未必能一眼发现它……

吃完饭，杜小康才稍稍从恐慌中静定下来。

这里的气味，倒是很好闻的。万顷芦苇，且又是在夏季青森森一片时，空气里满是清香。芦苇丛中还有一种知名的香草，一缕一缕地掺杂在芦叶的清香里，使杜小康不时地去用劲嗅着。

水边的芦叶里，飞着无数萤火虫。有时，它们几十只几百只地聚集在一起，居然能把水面照亮，使杜小康能看见一只水鸟正



浮在水面上。

但，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驱除杜小康的恐慌。夜里睡觉时，他紧紧地挨着父亲，并且迟迟不能入睡。

第二天，父子俩登上芦苇滩，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，用镰刀割倒一大片芦苇，然后将它们扎成把。忙了整整一天，给鸭们围了一个鸭栏，也为他们自己搭了一个小窝棚。从此，他们将以这里为家，在芦荡这一带放鸭，直到春天。

二
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，父子俩也一天一天地感觉到，他们最大的敌人，也正在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近：它就是孤独。

与这种孤独相比，杜小康退学后将自己关在红门里面产生的那点孤独，简直就算不得什么了。他们一连十多天遇不到一个人。杜小康只能与父亲说说话。奇怪的是，他和父亲之间的对话，变得越来越单调，越来越干巴巴的了。除了必要的对话，他们几乎不知道再说些什么，而且，原先看来是必要的对话，现在也可以通过眼神或者干脆连眼神都不必给予，双方就能明白一切。言语被大量地省略了。这种省略，只能进一步强化似乎满世界都注满了的孤独。

杜小康开始想家，并且日甚一日地变得迫切，直至夜里做梦看到母亲，哇哇大哭起来，将父亲惊醒。

“我要回家……”

杜雍和不再乱发脾气。他觉得自己将这么小小年纪的一个孩子，就拉进他这样一个计划里，未免有点残酷了。他觉得对不住

儿子。但他现在除了用大手去抚慰儿子，也别无他法。他对杜小康说：“明年春天之前就回家，柳树还没有发芽时就回家……”他甚至向儿子保证，“我要让你读书，无忧无虑地读书……”

后来，父子俩心里都清楚了这一点：他们已根本不可能回避孤独了。这样反而好了。时间一久，再面对天空一片浮云，再面对这浩浩荡荡的芦苇，再面对这一缕炊烟，就不再忽然地恐慌起来。

鸭子在这里长得飞快。很快就有了成年鸭子的样子。当它们全部浮在水面上时，居然已经是一大片了。杜小康注定了要在这里接受磨难。而磨炼他的，正是这些由他和父亲精心照料而长得如此肥硕的鸭子。

那天，是他们离家以来所遇到的一个最恶劣的天气。一早上，天就阴沉下来。天黑，河水也黑，芦苇成了一片黑海。杜小康甚至觉得风也是黑的。临近中午时，雷声已如万辆战车从天边滚动过来，不一会，暴风雨就歇斯底里地开始了，顿时，天昏地暗，仿佛世界已到了末日。四下里，一片呼呼的风声和千万支芦苇被风撅断的咔嚓声。

鸭栏忽然被风吹开了，等父子俩一起扑上去，企图修复它时，一阵旋风，几乎将鸭栏卷到了天上。杜雍和大叫了一声“我的鸭子”，几乎晕倒在地上。因为他看到，鸭群被分成了无数股，一下子就在他眼前消失了。

杜小康忘记了父亲，朝一股鸭子追去。这股鸭子大概有六七十只。它们在轰隆隆的雷声中，仓皇逃窜着。他紧紧地跟随着它们。他不停地用手拨着眼前的芦苇。即使这样，脸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被芦苇叶割破了。他感到脚钻心地疼痛。他顾不得去察看一

下。他知道，这是头年的芦苇旧茬儿戳破了他的脚。他一边追，一边呼唤着他的鸭子。然而这群平时很温驯的小东西，今天却都疯了一样，只顾没头没脑地乱窜。

到暴风雨将歇时，还有十几只鸭没被找回来。

杜雍和望着儿子一脸的伤痕和乌得发紫的双唇，说：“你进窝棚里歇一会，我去找。”

杜小康摇摇头：“还是分头去找吧。”说完，就又走了。

天黑了。空手回到窝棚的杜雍和没有见到杜小康，他就大声叫起来。但除了雨后的寂静之外，没有任何回应。他就朝杜小康走去的方向，寻找过去。

杜小康找到了那十几只鸭，但在芦荡里迷路了。一样的芦苇，一样重重叠叠无边无际。鸭们东钻西钻，不一会工夫就使他失去了方向。眼见着天黑了。他停住了，大声地呼喊着重父亲。就像父亲听不到他的回应一样，他也没有听到父亲的回应。

杜小康突然感到累极了，将一些芦苇踩倒，躺了下来。

那十几只受了惊的鸭，居然寸步不离地挨着主人蹲了下来。

杜小康闻到了一股鸭身上的羽绒气味。他把头歪过去，几乎把脸埋进了一只鸭的蓬松的羽毛里。他哭了起来，但并不是悲哀。他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想哭。

雨后天晴，天空比任何一个夜晚都要明亮。杜小康长这么大，还从未见过蓝成这样的天空。而月亮又是那么明亮。

杜小康顺手捋了几根白嫩的芦苇根，在嘴里嚼着，望着异乡的天空，心中不免又想起母亲，想起桑桑和许多油麻地的孩子。但他没有哭。他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，坚强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杜雍和找到了杜小康。当时杜小康正在芦苇上

静静地躺着。不知是因为太困了，还是因为他又饿又累坚持不住了，杜雍和居然没有能够将他叫醒。杜雍和背起了疲软的儿子，朝窝棚方向走去。杜小康的一只脚板底，还在一滴一滴地流血，血滴在草上，滴在父亲的脚印里，也滴在跟在他们身后的那群鸭的羽毛上……鸭们也长大了，长成了真正的鸭。它们的羽毛开始变得鲜亮，并且变得稠密，一滴水也不能拨进了。公鸭们变得更加漂亮，深浅不一样的蓝羽、紫羽，在阳光下犹如软缎一样闪闪发光。

八月的一天早晨，杜小康打开鸭栏，让鸭们走到水中时，突然在草里看到了一颗白色的东西。他惊喜地跑过去捡起，然后朝窝棚大叫：“蛋！爸！鸭蛋！鸭下蛋了！”

杜雍和从儿子手中接过还有点温热的蛋，嘴里不住地说：“下蛋了，下蛋了……”

采 芹

秋天，采芹就要出嫁。

母亲已经去世，没有什么人给她细心准备嫁妆，只是远房的一个婶子过来，帮她准备了一些一个姑娘出嫁时必须准备的东西。

采芹没有悲哀。在秋天明亮的阳光下，她坐在院子的凳子上，自己给自己做鞋，自己给自己做衣服。四周十分安静，偶尔从巷子里传来一两声狗吠或孩子们的呼叫声。有时，她会仰起头来，看一看天空：一连许多天，油麻地的上空都蓝汪汪的，像浸了油。油麻地一旦不下雨，一旦换上了好天气，那好天气也真是个好天气。望着望着，她就会不由自主地轻微地叹息一声，转而，她的心思又回到了手中的活上。

入秋以来，身体越来越瘦弱的程瑶田就躺倒了。随着女儿出嫁日期的一天一天临近，他感到了他的岁月已近尾声。他毫无声响地躺在一张极其简陋的木床上，听着时光从小小的泥窗口流过。想到采芹终于就要离去，他会感到一阵轻松，同时又会感到伤感，就像秋风掠过已经开始枯黄的田野。

有时，采芹会停下手里的活，屏住呼吸，想仔细听屋里父亲的动静——毫无动静，就如同是一座久废不用的空屋。她不由得

有点儿担心地站了起来，但后来还是坐下了。她知道，此刻父亲正躺在床上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，他只是衰老了，衰老到了没有动静。

秋风吹过，茅屋顶上，那些由于常年风吹日晒而早变了颜色的麦秸，在沙沙作响，地上的落叶也沙沙滚动，最终像一群怕冷的小生灵似的拥挤到墙角上。

秋风也吹乱了采芹的头发，但她依旧没有进屋，她只想坐在院子里，偶尔抬头看看油麻地的天空。她似乎还想听到什么，不是狗吠，也不是孩子们的呼叫声。她不知自己到底想听到什么——莫不是杜元潮走过巷子时的脚步声？或是他似乎永远也无法变得流利的说话声？

她有着一份期待，似有似无的期待。

有时，镇委会门前的高音喇叭会响起来，但，那是邱子东的声音。他在传达一个什么通知，或布置一件什么工作。总是听不到杜元潮的声音，邱子东倒成了油麻地的主角了。

再过几天，她就要离开油麻地了。

她想出嫁，想离开油麻地。

日子过得似乎很长，又似乎很短。

她天天坐在院子里，样子看上去很安静。

这天，她差不多一天都在收拾小小的院子。她将地扫了一遍又一遍，将院子里那一堆柴火整理了一遍又一遍，将头年挂在墙上的两捆芦苇叶摘下扔出门去，将已经枯萎的丝瓜藤蔓扯得干干净净，将藤蔓上的四五根老得结成网状内瓤的丝瓜摘下来放在窗台上，心里想：这些瓜瓤可以用来洗锅洗碗，我带走两根，还有两根留给父亲……